

煦园春秋

水梓和他的家世

THE RISE AND FALL OF XUYUAN GARDENS

水天中 编



目 录

前 言	06
-----------	----

眺望远山

从河州来的“逃难人”	10
父亲的幼年时代	15
从文高等学堂到京师法政学堂	17
辛亥革命中的父亲	20
父亲的婚姻和母亲的家世	22
筹办省教育会和担任省立一中校长	25
考察欧美教育	27
父亲从学校到政坛	30
煦园的初建和父亲早期的交友	32
从甘肃省教育厅到甘宁青考铨处	36
父亲的公余活动	43
父亲与佛教	46
父亲与朱绍良和张治中的交往	48
进入新时代	51
大鸣大放和反右派运动	56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	59
十年浩劫	64
母亲的晚年	69
水梓子女简况	75

水梓诗文

我的青年时代	80
直鲁江浙考察教育日记	84
本厅工作摘要弁言	103
甘肃省教育厅《教育周刊》序言	104
西北实施国民教育之商榷	105
《教育周刊·职业教育专号》序言	107

《甘肃省垣中上各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专号》序言	109
《甘肃省第一届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专号》序言	111
《青莲堂诗文集》序言	112
甘肃省议会李鉴亭议长专祠碑记	113
中国考试制度	114
河西忆游	118
1957 年整风鸣放中的发言	120
陇上旧剧琐忆	127
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	130
民初甘肃省临时议会琐忆	136
张广建督甘时期的见闻	139
煦园诗抄	143

回忆·散记

忆故园	154
煦园	166
记忆中的母亲	179
煦园春秋	205
我与外语学习	216
我的大哥水天同	224
缅怀水天同先生	233
我的少年时代——天明自述	236
我的哥哥水天明	248
我的妹妹	253
附《关于水天光死亡事件的复查报告》	262
后记	272

CONTENTS

The Rise and Fall of XuYuan Gardens

Forward

Looking Over the mountains

"Refugee" from Hezhou

Childhood

Education

Father During the Xinghai Revolution (19xx-19xx)

Father and Mother

Father's Career in Education

Study Tour to America and Europe

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

Rise of the Xuyuan Garden & Father's Social Circle in the Early Years

Moving From the Educations Bureau to Lead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of the Gansu Province

Father's Hobbies and Interests

Father and Buddhism

Father's Friendship with ZHU Shaoling and ZHANG Zhizhong

Into the New Era

The "Big Openness" and the "Anti Right" Movement

The "Big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A Decade of Calamity

Mother's Later Years

SHUI Zi's Next Generation

Poems and Essays by SHUI Zi

My Youth

Report on Education After the Study Tour

Preface for the "Education Weekly"

Report on the Education Bureau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 China

Foreword for "Education Weekly's Special Edi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eword for the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econd Gansu Student Games
Foreword for the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All Gansu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y
Foreword for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Composed from Qingliantang Study
Inscription for the Memorial Temple of Gansu Congressman LI Jianting
Commentary On China's Examinations System
Speeches During the 1957 Big Openness Movement
On The Traditional Gansu Opera
Recollections of Gansu's Humanity College at the Late Qing Dynesty
Gansu Interim Congress in Early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Governor ZHANG Guangjian
A Collection of Poems

Memoirs & Essays

Remembering a Lost Garden
Xuyan Gardens
Mother in My Memory
Four Seasons of the Xuyuan Gardens
My Experience of Learning English
My Eldest Brother SHUI Tiantong
In Memory of Professor SHUI Tiantong
Tianming In His Own Words
My Brother SHUI Tianming
My Younger Sister

前言

这本书是由不同时代的断简残篇组成的一段历史——一个地处西北高原的文人家族的历史。

这段历史围绕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时期成长的文人水梓展开，涉及西北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教育的变迁。向前追溯到清代同治年间西北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乱，向后叙述到20世纪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水梓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文化影响，曾收集、整理有关西北文化和水氏家族历史的大量文字和图象资料。他的日记延续五十余年未曾间断；他收藏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中期的照片（包括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的照片）上千帧；他本人的诗文数百篇……惜均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水梓的子女依据记忆整理成文，并搜寻散见于文献报刊的片段资料纂辑成册，可以说是史料丧失之后的补救措施。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其中许多内容应该算是“传述之口碑”，即“口述的历史”。它可以补充历史文献之不足，又是普通人参与建构族群历史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资料将成为家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2006年芒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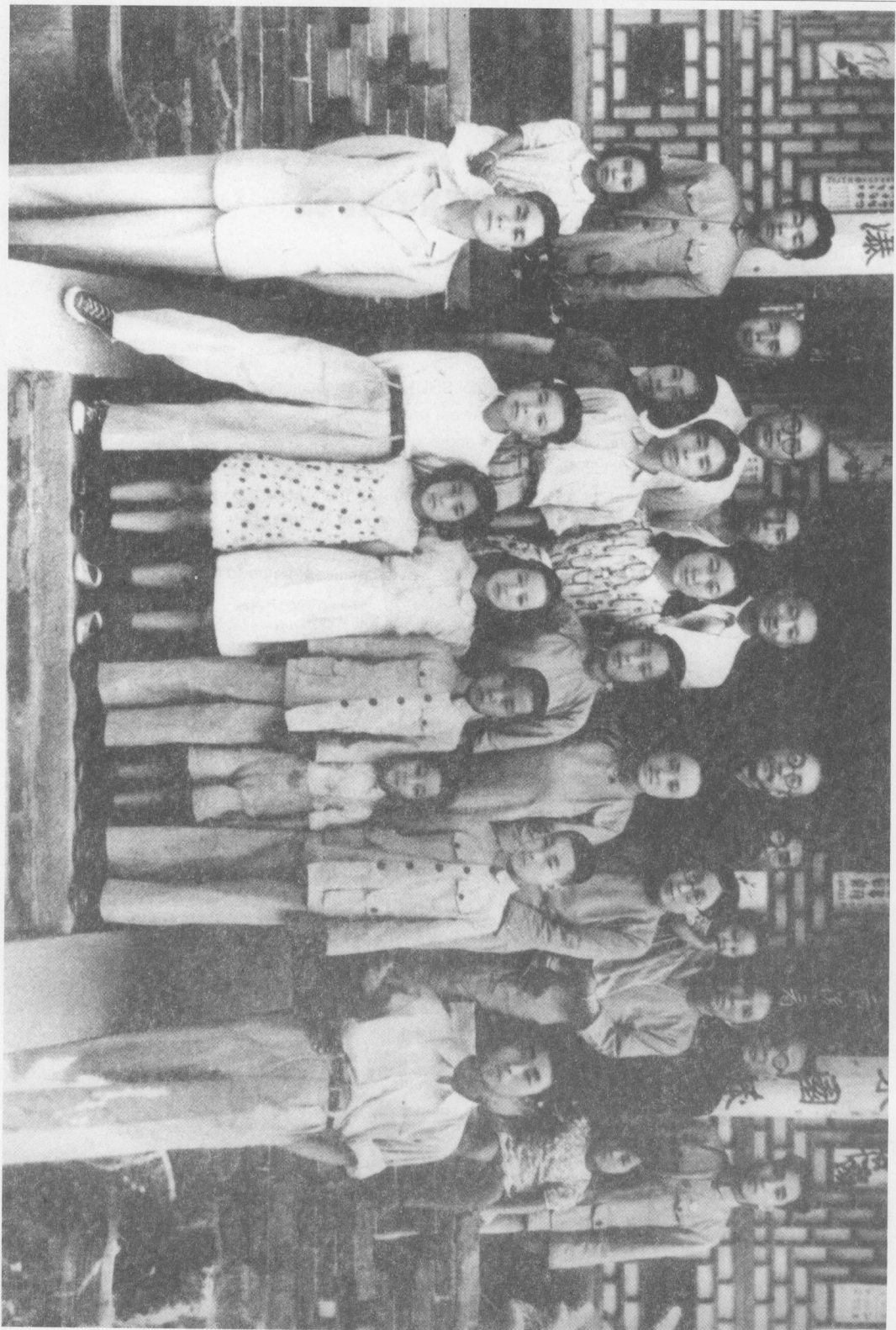
Forward

These memoirs trace the life of SHUI Zi,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and educationist from China's Northwest province Gansu, during a transitional period when China'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was becoming more modern and liberal from its traditional and feudal past. The book spans over a century, beginning from the start of the inner wars in Northwest China caused by the ethnic conflicts during the Tongzhi years in 1862 until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though the book is primarily an account of a family history, it does have significant value to the broader historic context of China.

Strongly influenced by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culture, SHUI Zi collected and categorised a large quantity of valuable historical literature, paintings, prints and photos about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SHUI family. He kept his diary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e also collected thousands of photos take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up to the mid-20th century. Among those, many were photos of legendary historical figures during that period with huge historical importance. He also composed hundreds of poems and essays. Unfortunatel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were confiscated by the Red Guards, and then burnt to ash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items were kept privately by some of the Red Guards involved and are now being auctioned at the Arts & Antiques market in China with high price tag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HUI Zi's children decided to put together this book in remembrance of their dearly beloved father. The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stories, incidents and events based on their recollections, old articles and periodic reports collated by them over many years. In the absence of the documentation, recording the past based on one's memory is probably the next best way to salvage the lost history. In LIANG Qichao's words, much of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should be regarded as "verbally preserved history" and can be used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written records of the past. As time goes by, this type of material will form an important basis for ordinary people to trace their family roots and validate their family history. It is important, after all, to know the past in order to live for the better tomorrow.

1948年水祥云来访，在颐和园寥天一室合影。后排左起：水天理、水兰亭、水枏、水天仁、水祥云、水梓、水榕、水乐天、水明川。中排左起：水天庆、水天香、水天生、沈嘉珏、水天长、水天竞、高孝芳、苏晚芳（怀中小孩为水天慈）、水天慧。前排左起：水天明、水天德、水天光、水天聰、水天达、水天行、水天中、水天浩。



眺 望 远 山

从河州来的“逃难人”

生活在甘肃的水氏族裔，一直没有家谱、族谱之类的记载他们生存历史的文件、文书。我们只知道水氏族裔相对集中于甘肃中部一带，他们没有显赫的历史，以至虽然这一姓氏十分罕见，也难以回溯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他们如何定居在甘肃省内。

浙江宁波、兰溪等地的水氏族裔，其族谱累代相传。兰溪水亭街《水氏宗谱》，自宋嘉定年间至今代代相传，至今已三十二世，《水氏宗谱》称“吾水氏之裔，本出神禹而居吴兴，布河洛，隋唐间分于闽之莆田”。比较确实的渊源则始自汉代，据考其祖上汉时居于河南，隋唐间迁往福建莆田，宋绍兴间迁浙东。

浙江鄞县桃源乡凤岙寺诚应庙水姓始祖水敬则，于宋建隆八年由东越迁鄞，至今已历时千年，为水姓一大支派，水姓数百户，堂名“本源堂”；距宁波市18公里的鄞县鸣凤乡仓门里后陈浪岸村，有水姓人家约五十余户，堂名“追源堂”。该地水氏祖上原居宁波西门外，因洪杨之乱迁至今地。

湖北鄂城、大冶、云梦亦为水姓聚居地，其《水氏宗谱》谓：“吾始祖大禹，起自会稽，至少康移姓，以水为氏。始迁祖寿三公、祝三公兄弟二人，由元末自浙江徙居湖北”。

安徽无为县东乡（汤家沟附近）水家楼“十数里之内尽为水姓”，有水姓人家六百余户，其先祖水来远于元末明初自兰溪迁来，世代繁衍，再散居芜湖、宣城、广德、郎溪等地。此外安徽怀远县水家湖、江苏天长县等地亦有水姓人家分布。河南南阳地区有不少水姓人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现聚居于镇平县“大水沟”、“小水沟”村的水姓人家约数百户。

从历史资料推断，“本出神禹”虽是一种传说，但各地水姓均持此说，当系“持之有故”。据水祥云记述，台湾水泽柯老先生原籍安徽无为，他于民国五年详阅水氏宗谱，宗谱载商汤十九年天下大旱，汤王命我水姓始祖于西北地区督导居民按照山川地势建筑塘堰，以兴水利……商汤因我始祖原为禹王后裔，禹王因造福人民治水有功，故封水姓。观正史载有“商汤立禹后与古圣贤有功者”足证余家谱所载水性渊源之不虚也。

据此，西北的水氏并非远迁而来，最早的水姓人家当分布于西北和中原各地，部分水姓之改宗伊斯兰教则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现在全国南北各地都有水姓人氏，但在“百家姓”中，“水”姓显然属于数量很少的姓氏之一。近年新编《百家姓》按人口统计数据排列，水姓以人数

极少，以致列于“百家姓”之外。

1948年，任职于全国总工会的水祥云由上海到兰州，前来拜访父亲，送来由他主持续修的浙江鄞县水氏族谱，并拟将甘肃水氏家谱载入其内。父亲会同二叔水榕、三叔水枬，写成他们所了解的家谱稿，交水祥云带走。水祥云送来的族谱及父亲、叔父撰写的家谱底稿均藏于煦园平庐，不幸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水祥云到台湾后，组建“水氏宗亲会”，该会有水祥云作词的“会歌”：

水有源 / 树有根 / 人有祖 / 子孙不忘本
 吾宗本姓姒 / 禹王治水功业成 / 蒙赐水为姓
 辛劳十三年 / 栉风沐雨 / 三过家门不入门
 继承父业为大孝 / 公而忘私为大忠 / 人弱己溺史所称
 勉吾宗亲好子孙 / 效法始祖贤德行
 人人守岗位 / 个个志气宏 / 同心协力 / 敬业乐群
 吾族绵延海内外 / 万世传光荣

现居兰州的水氏家族的口述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代后期。在我们的曾祖父那一辈人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甘肃河州，大部分布在今广河三甲集水家村附近。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广河、东乡是河州的中心地带。黄河从青海高原自西向东流入甘肃境内，洮河从甘南草原自南向北流到永靖，汇入黄河。二水相会处的三角地带，就是河州。

远古时期，这里曾有过辉煌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将这一地区的彩陶概括为“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器之精美，堪称海内无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林密，居民以放牧和农耕为生。后来森林被人们砍伐一光，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十九世纪为最。如今，这一带已经全成濯濯童山，滚滚浊流。

河州是西北各地回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清代史书称：“甘肃自省垣及所属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河州回尤悖戾不畏法，州大东乡山壑深险，林木箐密……陕甘及他省回皆依归听命也。”我们的祖辈生活在这里，自然会遇到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矛盾和问题。但在大多数年月里，河州回汉居民尚能相安无事。

清代顺治、乾隆两朝回民起义，震惊关辅。但顺治五年起事者来自河西；乾隆四十六年则为新教与老教（即什叶派与逊尼派）相残所引发。两次起义都曾围攻兰州，但其影响都不能与同治年间的战乱相比。

同治元年（1862）四月，陕西华州回汉乡民发生械斗。这桩因回民砍伐汉民栽种的竹子引起的冲突，很快就扩展为回汉民族之间的仇杀。太平天国、捻军和清廷官兵的介入，使这场因小衅引发的民族冲突，变成血流遍地，尸横四野的大灾难。陕甘两省生灵涂炭，许多城镇在回汉武装相互攻城、围城，反复易手之间，无辜民众几被屠戮殆尽。同治五年冬，曾国藩奏请湘军大将刘松山进军陕甘，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回族武装节节败退。同治六年夏，左宗棠以陕甘

总督兼钦差大臣由福建到甘肃。左宗棠认为平定陕甘回乱的关键在于河州：“河回嗜利轻剽，无事时尚出抄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更无畏忌。此非创巨痛深，难望其帖服也”。湘军西进，河州回汉民众惶恐不安。三甲集是由兰州、狄道进取河州的门户，也是回民武装头目马占鳌扼守河州的要塞。眼看战祸不可避免，三甲集的汉民胆战心惊。



甘肃广河三甲集水家村外的田野。

同治六年冬，代总督穆图善调各路兵马进驻洮河东岸，范铭之“黑头勇”巡守于店子、康家崖一线。东乡回民武装聚集于洮河西岸。这是狄道、河州第一次大战事的开端，许多汉民从东乡泅水逃往洮河东岸。洮河结冰以后，有更多的汉民由“冰桥”过河，逃离河州东乡回民武装控制区。清代史书记载穆图善所部于同治六年秋冬“解散随教汉民数千”，即包括渡河而来的东乡汉民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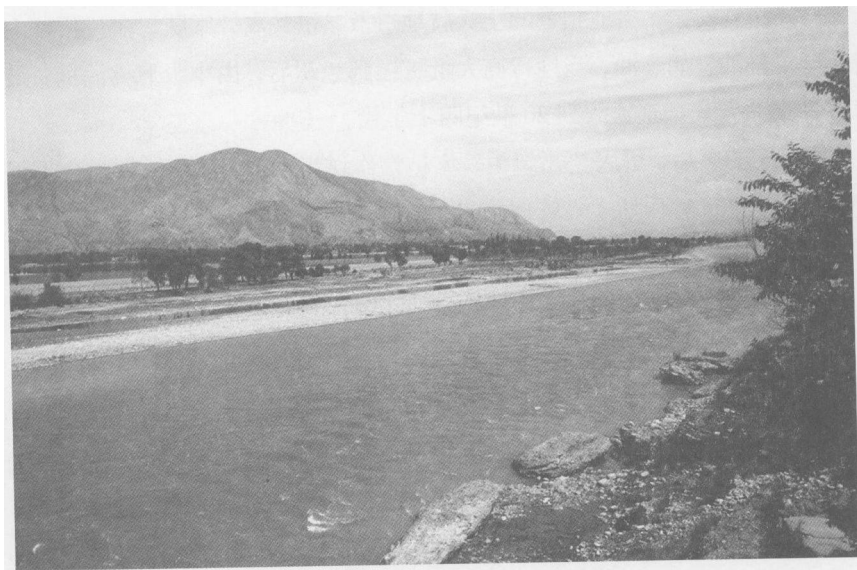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曾祖父和他的子女，即于此刻离开了三甲集水家村，开始了逃难生涯。在严酷的跋涉流离即将开始的时候，由于小脚难行，不愿拖累家人的曾祖母在洮河西岸的树林中自缢。悲痛欲绝的曾祖父带领惶恐的家人，汇入逃难的人群之中。这些失去家园、也不知道自己明日去向的人群，被当时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一带的住民称之为“逃难人”或“随教人”（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逃离原籍的河州难民），这些称呼包含着同情和怜悯。而兰州本地居民则叫他们为“河州鬼”，流露着城市居民对他们的调侃和轻蔑。

我们的祖父水应才，字阜之，是曾祖父的第五个儿子。逃离河州时年纪不到二十，但已经

是同辈青年中最高大健壮的一个。他曾在私塾读书，能写会算，又具审时度势，进退有方的禀性。三甲集的老阿訇曾指点他读书写字，阿訇向曾祖父表示，如果水家随教，他将选水应才为满拉。“满拉”是伊斯兰教中以修习经文为主职的预备教职人员。

曾祖父一行过洮河时，得到陕甘总督穆图善部将范铭所率兵勇的掩护和接济。范铭所部有不少洮州、狄道、河州籍的兵士，多为招募的“逃难人”。他们骁勇善战，但缺少军纪观念，一人入伍，眷属随军而行。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是行军扎营时的奇特景象，很难分辨滥缕散漫的大队人马究竟是流浪的难民，还是一支军队；二是他们作战时的不屈不挠。因为进攻或退却的结局不仅关系到战局成败，而且将决定父母妻小的安危。也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违抗清军将领的意旨率意行事。左宗棠大军到狄、河一线后，“黑头勇”与“楚勇”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左宗棠部寻衅围攻，将范铭的“黑头勇”击溃于岷州。“挑其壮健，分置各军”。

经过连续几年的战乱，“自秦州迤西，巩昌、狄道四百余里……弥望蒿莱，人烟断绝”。同治七年，曾祖父一行由河州经狄道来到安定（今定西），在西巩驿附近开垦弃置的荒地。二爷爷留居定西，一、三、四爷爷定居榆中。祖父水应才自渡河后就留在范铭军中，未随家人东行。他在军中停留数日，所见所闻使他萌生去意。当时兰州经制兵（由当地人组建的地方武装）叛



流经三甲集的洮河。当年水家就是从这里开始逃亡行程。

乱和楚勇对制兵的残杀，出现“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百业荒废，劳力奇缺的状况。祖父离开范铭军营，翻山越岭，到了省城兰州。

祖父到兰州城下时，发现四门紧闭，城下有挖掘城壕的士兵，询其如

何进城，得知城门平日封闭，护城士兵缒绳上下。他们见祖父高大健壮，便招他挖掘城壕。日暮时分，城上守兵放下大绳，掘壕者缒绳入城，祖父随其后，进入兰州城内。他被编入守城军中，每日修整城壕城墙。

河州回民武装是同治十年解散的。这年秋天，清军过洮河攻三甲集。十月，三甲集被攻占，“所有村堡，悉数破除”。是年冬，左宗棠部在烂泥沟一带被袭，傅先宗、徐文秀以下一百余人

阵亡，马占鳌乘胜乞抚，交出战马四千余匹，军械万余具，左宗棠复密谕马占鳌搜捕在逃撒拉族武装头目狗齿牙、马彦藩、马聋子。马占鳌将撒拉武装头目解缴官兵，被左宗棠悉数处死，河州之乱告平。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驻节安定行营，上书清廷，提出大规模迁移甘肃境内回汉住民的计划。其奏章谓：“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所有各处猖乱之回多寄孥其间，以避诛戮，此客回之应迁徙者也。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挟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以图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宜分别拔出，以杜弊端。此本境汉民之应迁徙者也……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往。汉民安插狄道、金县、安定、会宁一带，凡近城驿汉民聚积之处，宜也……汉民中亲属有已流寓陇西、狄道州各境者，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

这时，曾祖父一行已在安定开出大片耕地。但他认为金县土地雨水好于安定，便将已经下种的耕地留交二子，率其他子女迁居金县小康营。榆中小康营便成为我们的另一故乡。但我们的祖父并没有在榆中定居。

狄、河平定后，兰州城恢复安宁，当地招募的士兵就地遣散。祖父离开军队，在兰州城内卖油为生。河州一带盛产菜籽油、胡麻油，当地行商大批贩运到兰州后，由小贩肩挑油桶，敲打梆子，沿街叫卖。这种卖油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四十年代。

祖父历经务农、从军、卖油之后，进入兰州新关一家毡帽作坊当工人。他很快就学会了用羊毛制作帽子的全套手艺，后来又替作坊主人管理帐目。这样，当毡帽作坊的主人打算离开兰州城做别样生意时，便将毡帽坊的工具转给祖父，以此顶替工钱。光绪元年（1875），我们的祖父水应才成为毡帽坊的主人。他由一个农民而从军，而卖油小贩，而手工业工人，最后成为毡帽作坊坊主。

我们的祖母姓李，像当时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天长幼时，曾好奇地追问祖母，问来问去，也只听到祖母说出了“莲”字）她出嫁后的正式称呼是“水李氏”，到她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之后，她被尊称为“水母李太夫人”。祖母是宁定李家沟人，宁定即现在临夏广河。同治年间，她随父母外逃时是十四岁。在准备离开故乡外逃时，女人们都准备了征途的特殊“装备”——多层结实的粗布叠在一起，用针线密密地缝扎起来，再缝上带子。当跋山涉水遇到陡坡时，小脚的妇女们便手脚并用，她们把两块这样的厚布绑在双腿膝前，以便在砾石山坡上爬行。

一个乡村妇女的性命，在那个战乱年代里有多少分量，是祖母永生难忘的。她看到太多被肆意杀戮的妇女和在逃亡路上伤病在身，不愿拖累家人而投河自尽的女人：孩子们跪在河边号啕大哭，看着他们的亲人艰难地走向河心，终于被激流卷没。而给祖母留下最深伤痕的，是兵阵前与一条狗同时被杀，高高悬起的女人。在那个赤裸倒悬的妇女尸体后面，有几千个手持红

缨矛枪的男人，排成密密的方阵。那时候，常用类似的方式来禳解、抵御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官兵的攻势。我们年幼时使用红头火柴，每当我们打开一盒新的红头火柴，祖母就会想起那个她不愿想起的场面，一根根红头火柴使她想起红缨长矛的方阵。祖母终于走过结冰的河川，积雪的山地，随着男人们开荒种地，后来她到了省会兰州，与祖父成婚。

祖母生了好几个孩子，成活长大的是四个孩子，那就是父亲水梓（字楚琴），一个早逝的姑姑（适畅姓人家，婚后不久去世），二叔水榕（字子荫）和三叔水枬（字寄梅）。二叔幼时体弱，读书时患头痛，祖母悉心护持，使其辍学在家修养；三叔幼时在兰州斗母宫学馆读书，以优异成绩进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后学堂改为甘肃省立一中，他成为省立第一中学首届毕业生。姑姑的早逝给祖母很大打击，加深了她对妇女命运宿命的悲观心理。当她的孙女，我们的大姐水天真以十六岁年华逝去时，“水家姑娘命苦”成为她沉思和回忆时的口头语。

父亲的幼年时代

父亲生于清光绪十年，夏历闰五月初六（公历1884年6月28日），出生地就是兰州新关（现今兰州秦安路）昙云巷那个院子里。昙云巷是新关大街路北昙云寺东侧的一条小巷，小巷临近尽头处西侧有一个四合院，当初是一个有着十几名工匠的毡帽作坊。清末民初，人们的服装习惯发生变化，戴旧式毡帽的人越来越少，祖父曾托人从天津、上海买来西洋呢帽，仿照制作销售，但销路仍然不佳。祖父逝世后，毡帽作坊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曾生产过马拉轿车的呢质车罩、车围等，到三叔去北京求学时才停业。昙云巷院落大门口，挂起一个小木牌，上书“水宅”二字。

祖父一直为他自己学文不成的事教育父亲，他教父亲认字、读书，从五六岁到九岁。九岁那年，父亲进入谢邦彦先生的学馆。这是设在省会文庙院内的一个学塾，几十个颇有来历的少年在这里读书，唯独父亲是“毡帽匠”、“逃难人”的儿子，为此他常受同学的欺负。两年后转入南关一所私塾，拜杨作庚（字辛伯）先生为师。谢邦彦和杨作庚都是伏羌（今甘谷）人，杨辛伯以管教学生严厉而闻名金城。祖父之送父亲入杨辛伯学塾，正是慕名而往。

进入杨师傅学馆的父亲从此与活跃自由的少年生活告别。师傅从早到晚盯着他的学生读书习字作文，每天清晨背诵前一天布置的书文，错一个字责打手心三板。如果背不下去，师傅便把书本摔掷到地上，学生立即下跪捧读，直到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为止。杨



祖母李太夫人30年代留影。

师傅教课时手执烟袋，常用他的铜质旱烟锅猛击表现不佳的学生头顶，打得学生头破血流。

有一个雨天，父亲入塾，见老师还在睡觉，同学们都没有来，便放下书包转身出门到附近戏院外面去听戏。等回到学馆，满面怒气的老师已经在门口守候。父亲自知闯下大祸，低头不语。杨师傅用一根铜戒尺劈头猛击，父亲顿时鲜血四溅，人事不醒。杨师傅命令同学用门板将满脸满身鲜血倒在地上的父亲抬回家。祖母急忙求医诊治，而祖父则立即出门，为杨师傅购买礼物。等父亲苏醒，擦洗血迹，换上衣服，父子二人带上重礼去学馆给杨师傅叩头，拜谢师傅严格管教的恩德。

祖父完全明白他的孩子在学馆里是如何度过一天天光阴的，每天晚上父亲回到毡帽坊里，祖父照例要详细询问一天的功课和老师对他有何嘱咐，然后便是为他单独准备的一份晚饭，与大家同样的饭菜之外，常常有一盘父亲爱吃的卤肉，这是整个帽坊大院里独一无二的待遇。祖父母饱含怜惜地，看着一句话也没有的孩子把饭和肉吃完。晚上，是父子在菜油灯下做功课的时候。每天黎明，祖父坐到熟睡着的父亲的炕头，等父亲醒来就让他背诵老师布置的诗文，然后再穿衣洗脸。每天早晨祖母为他梳理辫子，常看见父亲头上的凝血和伤疤，每到这时，父亲会感受到滴到他头上的祖母的温湿的眼泪。

父亲在学馆里受严师管教，在家里，祖父又为他定下各种戒律：不准串门访友，不准与街坊儿童嬉闹，不准打架骂人，不准买吃零食。最后这一条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给他零用钱。这种生活方式，使邻里不知道每天早晚走过的少年是谁家子弟。父亲在少年时期竟没有一个一同玩耍的朋友。

光绪二十七年（1901）父亲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出现了籍贯归属问题。当时分配生员名额，是与各省州县的粮赋额度相关的。有应试者以祖父非兰州出生，客籍人不得占用本地生员名额，上告提学使。祖父和杨师傅商议，只有让父亲到榆中参加县试。虽然祖父和父亲都非榆中出生，但祖父的几个兄弟都定居榆中，又因为榆中县应试者少，少有倾轧竞争。这样父亲成为榆中人，按现代的说法就是“高考移民”。此后他一直自署“榆中水梓”，而在此之前，他还不曾到过榆中。榆中的四爷爷专程到兰州城里来迎接他的侄子。父亲的四伯父是个精干而且讲究仪表的农民，出发前换上了一件蓝色新布袍，细心地扎上新腰带，还让父亲帮他看腰带下的衣折是否熨贴整齐。

父亲随着他的四伯父从榆中县城沿崎岖小路，步行去小康营龛谷村。到四伯父家，天已漆黑。在摇晃的灯光下，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老妇在黑夜中出现，搂住父亲抚摸他的脸颊，连声说：“我的娃，我的乖娃……”四伯父和婶婶膝下无子，他俩为流离故里移居他乡的家族中竟然能有一个参加科举考试，有望获得功名的孩子而欢喜过望。

第二天一早，当阳光照进狭小的农舍时，父亲才看清婶婶的真实形象，她高大强健，长年风吹日晒使脸庞粗糙褐黑，但她总有笑意，和蔼可亲。完全不像黑夜里突然出现像传说中的夜叉那样使他惊悚。

为了让父亲有个清静的温课环境，四伯父扫清了屋顶，在屋顶上铺开干净的炕席，摆上炕桌和小板凳。让父亲在屋顶上读书。甘肃中部干旱少雨，用土坯砌筑的房屋都有一个平平的屋顶，农家常在上面晾晒收获的粮食。屋旁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当父亲在屋顶读书时，它们萧萧寥寥，以风声树影来陪伴。每到吃饭的时候，伯母总要炒两个鸡蛋给父亲吃，而他们两人是从不吃一口的。乡下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是父亲青少年时期最感心旷神怡的一段时光。

县试在榆中县举行，府试、院试在省会兰州举行。父亲以县试第二，府试第一，院试第一的成绩获取邑庠生（附生，即秀才）。这在新关一带的居民中，成为料想不到的新闻，从来没有听说从河州来的“逃难人”的孩子竟然考上了秀才。报单到家之日，祖父的同乡旧谊自告奋勇，以“顶马”身份为父亲开道，他就是河州人马麟，此人日后成为青海大军阀，当时他是一名普通武官。其侄子即马步芳。

从文高等学堂到京师法政学堂

父亲十九岁参加乡试，三场获荐而未中，只得寄望于三年之后。但三年后科举考试停止，父亲以秀才和乡试荐卷被选送甘肃文高等学堂就学。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诏令各省设立大学堂。次年，陕甘总督崧蕃派知府杨增新为提调，着手筹办甘肃大学堂。并聘刘光庆（古愚）先生为总教习。按“钦定学堂规则”，各省高等学堂是废止科举后“举、贡、生、监”肄业之所，入学者须具有举人、贡生、秀才、监生资格。

前清学部制订的“教育宗旨”和光绪上谕规定，京师和各省学堂要以“忠君，尚公，尚武，尚贤”为宗旨。但也肯定日本学校、英人培根、泰西科学之类的新事物，规定学员必须“勤习洋文”。学校聘用洋教员，采用外国教科书，此所谓“科举所尚之旧学，皆学堂诸生之所优为；学堂所增之新学，则科举诸生之所未备”是也。

从严酷的私塾进入新式教育环境，父亲感到耳目一新，他回忆当年每到课余，便歌唱不已，五年文高等学习生活，使父亲身心得到健康发展，造就了后来开朗乐观的性格。

文高等学堂的提调（相当于校长）是杨增新，他是云南人，博学多才，担任文高等学堂时四十多岁，后来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台，数年后成为新疆督军，被外界称为新疆的铁腕统治者。据父亲回忆，杨增新身材高大，思想敏捷，态度威严，但对学校师生颇为和善。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与杨增新的交往中称他有一种“尊贵倨傲的神情”，但从他的目光中“你能发现某种迷惘、忧郁和冥思”，他对清末民初南北各地的军阀，统统怀有毫不掩饰的轻蔑。

在杨增新之下先后主持学堂教学的是刘古愚和刘晓岚。三人之中给父亲影响最大的当推刘晓岚。刘晓岚名尔圻，号果斋，甘肃皋兰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于光绪二十九年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当地士庶不呼名号，咸尊称“刘大人”。刘晓岚的治学和为人，一直为父亲所尊崇，但其保守的政治态度在辛亥前后显得相当突出。尽管如此，在父亲和他那一代兰州文士心目中，刘晓岚仍享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声望。民国二十二年冬天，刘晓岚去世，当时任甘肃